

王康武

对“民族国家”的渴望

这些民族国家已从发展为帝国的国家中转化而生。从国王治理的帝国到封建领主统治的王朝，大多数帝国都转变为属于公民的帝国。法兰西帝国就是如此，身为皇帝的拿破仑认为自己代表着法国人民。所有法国公民都是主人，不再允许国王和贵族统治他们。认为民族国家可以建立民族帝国，这样的想法却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彻底幻灭。

它始于驱逐西方的反殖民运动。有点意思，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，本区域的反殖民运动其实是由日本人推动的，但我不会就此进行阐述。既然所有殖民地都应该与帝国主义斗争并摆脱他们，帝国必须让民族国家独立的理念也就跟着兴起。

日本成功地从西方借鉴，并落实民族国家应该拥有主权、应该有边界、公民应该是平等的理念。这成了中国和东南亚的表率，它们都在二战结束后，决心建立自己的统一的民族国家。

历史的洪流让新加坡别无选择。新加坡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，而是会加入马来亚。因为我来自马来亚，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感触。对我们和当时的许多新加坡人来说，新加坡理所当然会有一天成为马来亚的一部分。这个民族国家将是马来亚，并最终成为马来西亚。

第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是，大英帝国不得不离开，随后是一个名为马来亚的民族国家，新加坡将是它的一部分，但还未加入。槟城和马六甲也别无选择；英国人已把它们并入马来亚。新加坡被放在一边，但问题并没有解决，因为新加坡有太多的华人，马来民族主义领导人不想新加坡。他们想把新加坡排除在外，直到九个马来州，以及槟城和马六甲这两个殖民地有信心组成一个马来亚国家。在他们这么做的时候，新加坡不要参与进来。

英国人非常高兴。他们把新加坡变成一个单一的殖民地，并继续主导后东南亚的经济活动。但所有人都认为，新加坡迟早会成为马来亚的一部分。事实上，新加坡后来也真的加入马来亚，而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，尽管时间很短。这又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。

英国人欢迎华人来新加坡

我提到了很多出乎意料的事件。但我认为，如果你想解释和理解新加坡华人这个课题，就不能忘记本文开始时所问的问题：“何谓新加坡？”因为英国人从一开始就欢迎华人来新加坡；只要他们遵守英国人定下的规矩，不制造太多的麻烦，英国人很乐意让尽可能多的

何谓新加坡华人？（中篇）

华人来这里做他们想做的事。只要华人一闹事，英国人就会镇压。

当华人变得更加民族主义，群起响应孙中山的号召，并为清朝的覆灭而欢欣鼓舞，加上五四运动把许多激进思想带到了东南亚，华文学校涌现，中国的政治也被引入，英国人非常仔细地观察着这一切。起初，他们对大部分活动置之不理，但当他们意识到这可能对他们构成威胁时，从1920年代就开始对华人社区展开严厉打击，并严加管控。

“如何管理新加坡的华人”是英国人的重中之重。他们并没有完全阻止华人前来，且还鼓励华人留下。事实上，他们希望来定居的是合适的华人，而不是三教九流之徒。英国人乐见华人携家眷来定居，成为新加坡殖民地的忠诚臣民。

对于只欢迎合适的华人，而将被视为不良分子排除在外一事，英国人是非常认真看待的。他们的政策非常明确，可以在历史档案的记录中找到详细的说明。

下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。新加坡并没有加入马来亚，而是在加入马来西亚后不到两年便分家了。

突然诞生却结构独特的国家

当时我在吉隆坡，身为马来西亚人，我感到很惊讶。说实话，我其实非常难过。但这件事对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影响。新加坡第一次独立了，将建立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，这是所有人完全意想不到的。这就是新加坡的特殊之处。这是一个全新的新加坡，是在它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诞生的。一开始，它就是一个75%的人口是华裔的国家。

由不是在当地土生土长的群体，组成一个新国家的主要移民族群，据我所知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人口结构。新加坡完全是独一无二的。因此，第一代领导人必须想方设法，在一个大多数人不是华族的区域，建设这个大多数人都不是华族的国家。

我不会在此讨论新加坡政府的政策，而只想强调一点，即华人虽是新加坡的主要族群，但这个国家显然是个港口城市，居住着许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，特别是来自邻近地区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人——马来群岛的努山达拉人、来自印度的人、来自阿拉伯和回教世界的人、来自基督教世界不同地区的人，因此才有了现在的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和其他族裔的分类。

人们往往对这些分类习以为常。要

摒弃它们很难，因为新加坡从一开始就奉行一项非凡的原则，即承认在这里出生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，多元社会将是这个新国家的基础，就我所知，这在其他国家绝无仅有。其他任何国家一开始都说，谁占多数，谁就决定立国的基本原则，而所有其他人，无论如何，都必须服从或保持二等少数民族地位，直到他们能扭转局面，成为主要群体。

新加坡是我所知道的，唯一情况正好相反的国家：主要族群明白，他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社会，但在国家所处的区域，他们却是少数族群。他们接受必须平等对待每个人，多元社会是新加坡建国基础的原则。以这种方式开启国家建设进程，是很罕见的。这也是建国进程始终处于进行式的原因之一。这永远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。

新加坡还有一个特别之处。它的存在、生存、活动的扩展和强化，及目前在区域和世界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，一直与区域外的事件，以及学习应对不受它控制的事件密切相关。

所以，我们时不时就会问，新加坡是一个国家，还是别的什么；它是一个城市国家，一个正在形成的国家，最终成为作为全球城市的民族国家？只要仔细去了解这些术语的涵义，你就会发现它们是自相矛盾的，但我不会对此作深入讨论。

让我把话题转回到新加坡是一个与众不同、难以想象的地方这一点上。新加坡的成立令许多国内外的人感到意外。几十年来，新加坡的境况没变，区域内外充满不确定性，国家仍面对一定程度的脆弱性。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人民对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此警觉，并愿意努力工作，以保持这种独特的地位。

在某种程度上，这反映了一个事实，即新加坡在13世纪和14世纪成为淡马锡并非偶然。我们应该记住，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群岛世界的任何政体。尽管新加坡今天处于一个不同的位置，但新加坡人民及领导人都明白这一点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明白，华人在这个国家的立场，对新加坡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

我已尽力回答第一个问题：“何谓新加坡？”，详述了它令人意外之处。当我说“意外”时，也是在突出这样一个事实：既然过去都产生了这么多意外，当我说未来可能会有意外时，我不应感到意外。

我的第二个问题很有意思，但也许不那么令人意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华

人”这个词使问题变得复杂。

何谓“Chinese”？

我总是很难向我的非华族朋友解释“Chinese”这个词的由来。对华人来说，“Chinese”并没有一个相对应的词。今天，我们最常用中国人、华人来翻译“Chinese”。但“Chinese”这个词对中国来说是陌生的。在20世纪之前，华文并没有与“Chinese”完全对等的词，可以让所有华人用来形容自己。

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，人们才逐渐意识到，有一个词来与“Chinese”对译是必要的。当清朝灭亡并被中华民国取代时，“中国”一词首次被正式用作国名。在此之前，这个国家或帝国被称为大清，接着是大明，而更早以前，则是汉和唐，这些都是统治王朝的名字。

如果要更进一步，我们谈论的是，从华夏，或者中华，或者近代的民国这些词所代表的文明中，可以探寻的哲学意涵。华夏包含了所有华人的文明身份，他们都属于从周朝的伟大哲学家，以及其他各种群体和哲学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传统。这个故事太复杂了，无法深入探讨。大多数人都知道，定义什么是华人，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在最早的时候，人们所知的“China”的形成，就包括今天中国境内的不同民族，他们既来自境内，也来自境外，不同的民族进进出出，往往与大量可以被称作“华人”的民族融合在一起。他们接受并认可某些文明价值观，这使他们能够认同华夏，并成为华夏民族。但“华夏”这个词并不能翻译成“Chinese”。

“Chinese”一词也与秦朝建立，并由汉朝巩固的第一个帝国相关，因此秦朝的名字一直被用来解释“Chinese”这个词的起源。

在梵语和普拉克里特语（Prakrit）等古印度语言中，“chin”或“china”是中国的名称，并被认为起源于秦朝。这个词传到了回教和基督教世界。“china”这个古老的词后来被用于受印度人影响的当地语言，接着又被日本人使用。几个世纪以来，它被许多外国人广泛使用，但华人自己从未使用过。

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国家

那么，我们为什么会采用这个词呢？当中华民国取代清朝时，它成为正式国名。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认为，现代民族国家是欧洲列强财富和力量的源泉。为了复兴，重振在整个19世纪被西方蹂躏和羞辱的文明，中国必须成为一个民族国家，

以重新获得力量和财富，才能够站起来，不再像过去那样被欺凌。根据这一背景，人们完全可以理解国民党人为何有这样的看法。正是1912年的辛亥革命，使中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。

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。几十年来，大多数中国人都明白这一点。你可能听说，孙中山曾抱怨中国人不理解民族主义。他们确实没有作为一个国家的成员的意识。大多数中国人是以他们的乡村、家乡、方言群体，以及家庭亲属群体，来识别自己的身份，并使用长期记录的家谱或族谱，来追寻他们的根源。

所有这些认同自己文明的方式，并没有让他们感觉拥有国籍。国籍的概念是非常新的。对我来说，中国人在对过去作出深入探究后，才发现中国可说是没有“国家主义”的。这是非同寻常的。

汉人不抗拒外族统治者

几个世纪以来，汉人都不抗拒接受非汉人的统治。在整个中国被蒙古人征服之前，中国北方的汉人一直被突厥人、契丹人和女真人统治，而自17世纪以来，则是被满族人统治。对大多数居住在北方的汉人来说，他们只在明朝时期，生活在汉人的统治下。在上个千年的其余时间里，他们一直生活在征服王朝的统治之下。

对于南方的汉人来说，他们受汉人统治的时间，与宋朝存在的历史一样长。但只要仔细观察，南宋只不过是——一个拼命战斗，以抵御北方的非汉族国家，而被逼到南方的小王国。

尽管如此，所有的朝代都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中华文明。他们为其享一段连续的历史感到自豪，也乐意使用文言文来统治中国。即使是使用自己的语言多于其他语言的蒙古人，也接受了中国历史的主导地位。满族人尤其成功地运用了中国的文化制度。

自始至终，他们都认同从商周到明清的历史连贯性。在统治精英、官员，以及精通历史、典籍、一套共同的道德价值观，以及治理关键原则等人的眼中，所有这些都视为单一的传统。他们都接受中国这一历史连续体。这与“China”这个词或现代的国籍概念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
作者是本地著名历史学家
本文是他于3月19日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耶鲁—新加坡大学联办的讲座上发表的英语演讲
下篇于明日刊登
原载《联合早报》旗下英文电子杂志“思想中国”（ThinkChina）
黄金顺译

